

唱完片尾曲才出門的話，必定遲到。  
發雞蛋的聲音清脆有力，令人飢腸轆轆。  
投進一個硬幣，扭出兩張卡。  
雀圍成一群，又被沖來的陌生人嚇走。  
紫色的膠鈔樣子很傻。  
把自己反鎖在房裡給他們寫了一封信，隨後又撕掉。  
雜誌說巨蟹座這星期要注意腸胃健康。  
我跳高伸手可碰到天花，他不行。  
在喧囂的下午裡，看著長椅旁邊的球滾來滾去。  
輕輕扭開水喉，水滴在桶裡而水錶不會動。  
在電話中告狀，她抓我的頭髮又咬我。  
原來「一千零一個」就是一個的意思。  
四腳蛇爬進睡房，不敢內進。  
膠擦和擦膠哪個才對？  
新買的皮鞋，款式並不如上一雙好。  
大紅花的花蕾是甜的，而且有蟻走出來。  
深夜，涼亭的情侶吵著要說分手。  
我想要藍色，不要粉紅色。  
房間逼進四個人，才可以開冷氣。  
筷子被打斷了，死也不哭。  
又忘掉樓下的新密碼。

每日依照那些步伐，車輛不斷在身旁掠過，天空總是懸掛了一排排的招牌。躲入屋簷下，直行著，在貼滿街招的路燈處拐彎，明渠那刺鼻的氣味滲進腦袋。軋門旁的數字燈在緩緩飄落，又或向右爬行；風扇在頭頂那洞裡透出嗡嗡的微風，喘息著。在黃燈下我們的影子糊作一團。

不清楚是哪一層了。好幾個鐵閘張開於眼前。

開門轉左是一排排膠椅桌，灰得發藍。書包平放於椅子下，筆盒擺在桌子的右上角。又張開書本，頁的對角剛好是一截手臂長；距離枱側還有半個手掌的空位，可容下白色膠擦和一把透明的尺。坐在前頭的那個人好像比我高半截。忽然聽到自己的名字，轉右直行再轉左，拐彎抹角，然後接過一疊紙，踏在膠凳上。箱頭筆的墨跡在白板上如鋼琴鍵似的整齊排列；手臂向外一掃，棉刷卻留下慘白。

「愈寫愈好。唔該晒！」她微笑著。

輕點了頭，回到座位，心裡大概唸著：今晚甚麼時候接我走呢？

陳子傑 寫於《我們的1989-99》